

集部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五

錢塘 王琦 撰

年譜

李太白年譜

據太白詩文自述系出隴西漢將軍李廣後見贈張相鎬詩於涼武昭王為九世孫當隋之末其先世以事徙西域隱易姓名故唐興以來漏於屬籍至武后時子孫

始還內地於蜀之綿州家焉因逋其邑遂以客為名即太白父也

李陽冰草堂集序曰李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着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累世不大曜神龍之初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范傳正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曰其先隴西成紀人公之孫女於箱篋中得公之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高卧雲林不求祿仕按陽冰序乃太白在時所作所述家世必由於太白自言傳正碑據太白之子所手疏二文序述無有異詞此其可信而無疑者也新唐書李白本傳曰李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蓋本二

文以為依據也太白之為蜀人固彰彰矣魏顥李翰林集序亦曰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於綿劉全白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云君廣漢人其說皆仝是知世謂太白為隴西成紀人者本其先世族望而言也或謂蜀人或謂綿州或曰巴西或曰廣漢皆指其生長之地或據當時之名或援前古之名而互言之也至若杜子美元微之稱為山東李白則又因其流寓之地而言之也舊唐書竟以白為山東人且云父為任城尉因家焉與諸說獨異南部新書云李白山東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有白之詞尚存益仍舊史之誤而云耳不可信也

傳疑輿地廣記曰綿州彰明縣有唐李白碑白之先世嘗流嶲州其後內移白生於此縣杜詩補遺曰范傳

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亷鄉

洪邁容齋續筆

曰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呉曽能改齋漫録内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亷鄉後廢為僧房稱隴西院葢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呉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刋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為此書如開

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氏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葢亦相傳之誤當以范碑為証方輿勝覽李陽冰草堂集序李白興聖皇帝之九世孫其先以罪謫居條支神龍之始逃歸於蜀之昌明今本李陽冰草堂集序無昌明字按彰明縣自先天以前止曰隆昌後避元宗諱始曰昌明五代時改曰彰明楊升菴文集引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於彰明之青蓮鄉

唐長安元年辛丑即武后之大足元年也十月始改長安

太白生舊譜起於聖歴二年已亥云白生於是年按曾鞏序享年六十四李陽冰序載白卒於寳

應元年十一月自寶應元年逆數六十四年乃聖歷二年也薛氏據之故曰白生於是年然李華作太白墓誌曰年六十二則應生於長安元年以代宗中丞自薦表核之表作於至德二載丁酉時年五十有七合之長安元年為是若生聖歷二年則當云五十有九矣自當以表為正故訂以長安元年為太白始生之歲又按李陽冰序云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范傳正墓碑云神龍初潛還廣漢今以李誌曾序參互考之神龍改元太白已數歲豈神龍之年號乃神功之訛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廣漢之前歟

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名白以太白字之若青蓮居士酒仙翁又其所自號者青蓮居士見荅湖州迦葉司馬詩及荅僧中孚贈仙人掌茶詩序青蓮花出西竺梵語謂之優鉢羅花清淨香潔不染纖塵太白自號疑取此義眉公秘

笈謂其生於彰明之青蓮鄉故號青蓮按青蓮鄉在綿州舊彰明縣內彰明遺事原作清廉鄉疑後人因太白生於此故易其字作青蓮耳謂太白因此而取號恐未是酒仙翁見送權十一序

長安二年壬寅

長安三年癸夘

長安四年甲辰

神龍元年乙巳是年中宗復位

太白年五歲能誦六甲

神龍二年丙午

景龍元年丁未 即神龍三年九月改元景龍

景龍二年戊申

景龍三年己酉

景雲元年庚戌 即景龍四年六月改元唐隆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雲

太白年十歲通詩書觀百家

景雲二年辛亥

先天元年壬子 是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即位始改先天

開元元年癸丑 即先天二年十二月始改開元

附考舊譜開元元年十月甲辰帝獵渭川有大獵賦

按賦序但云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而不書年分考通鑑先天元年十月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開元元年十月甲辰獵於渭川八年十月壬午畋於下邽十月丙獵於秦地凡三見舊譜竟屬之癸丑歲者大約以太白生於聖歷二年至是合十有五歲因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一詩而附會其說若以太白生自長安元年數之至是始十有三歲耳恐未是

開元二年甲寅

開元三年乙卯

太白年十五上韓荊州書云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

贈張相鎬詩云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按太白明堂賦序歴述天皇天后中宗而不及睿宗則是賦之作不特在未改乾元殿之先并在睿宗未崩之先矣考睿宗之崩在開元四年六月制改明堂為乾元殿在開元五年年七月賦之作應在三四年閒豈所謂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者即是明堂一賦歟

開元四年丙辰

開元五年丁巳

開元六年戊午

開元七年己未

開元八年庚申

太白年二十性倜儻喜縱横術擊劍為任俠嘗手刃數人輕財重施不事產業是年禮部尚書蘇頲出為益州長史舊唐書蘇頲傳開元八年頲除禮部尚書罷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太白於路中投刺頲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與相如比肩逸人東嚴子者隱於岷山之陽東嚴子姓名不可考楊升菴以為即徵君趙蕤梓州鹽亭人字雲卿者是又曰岷山之陽即指

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俱恐未是太白從之遊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郡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科並不起上二事見太白所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敘歷歷然無歲月可考而蘇頲之為益州長史實惟開元八年故連其少年諸事並敘於此又書中先言隱居岷山後言技刺蘇公玩其文義作兩段敘述非接次而言者州舉有道應是見蘇公以後事新唐書本傳曰白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蓋依書辭順序之耳恐未是又楊升菴以廣漢太守為蘇頲且引顯薦疏所謂趙甤術數李白文章為

證今按蘇頲為益州長史未嘗為廣漢太守據書中所說明是兩人楊說殊謬

傳疑

唐詩紀事引東蜀楊天惠彰明遺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於此從學士大夫求問遺事聞唐李白本邑人微時募縣小吏入令卧内嘗驅牛經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鉤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必問牽牛令驚異不問稍親㧞引侍硯席令一日賦山火詩云野火燒山後人歸火不歸思軋不屬太白從旁綴其下句云焰隨

紅日遠烟逐暮雲飛令慚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云二八誰家女飄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旁朱太白輒應聲繼之云緑髮隨波散紅顔逐浪無何因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滋不悦太白恐棄去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蕤蕤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為縱横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茫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英錢生樹楊花玉糁街塵縈

遊子面蝶美人叙卻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益州剌史蘇頲見而奇之時太白齒方少英氣溢發諸為詩文甚多微類宮中行樂詞體令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雖頗體弱然短羽褷褷已有鳳雛態淳化中縣令楊遂為之引謂為少作是也遂江南人自名能詩累謁為令云　琦按此編今已不傳晁公武讀書志曰蜀本太白集附入左綿邑人所裒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為淺俗今蜀本李集亦不可見疑文苑英華所載五律數首或即是歟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歡甚久乃去客居魯徂徠山

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故甫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然學者多疑太白為山東人又以匡山為匡廬皆非也今大匡山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遺地尚在廢為寺名隴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失其名太平寰宇記綿州彰明縣有李白碑在寧梵寺門下梓州刺史于邵文元豐九域志綿州有李太白碑唐梓州刺史于邵文及綿州刺史高祝記太白有子曰伯禽女曰平陽皆生太白去蜀後有妹月圓前嫁邑子留不去以故塋邑下墓今在隴西院旁百步

外或傳院乃其所捨云

開元九年辛酉

開元十年壬戌

開元十一年癸亥

開元十二年甲子

有蟾蜍薄太清詩新唐書開元十二年七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舊註謂蟾蜍薄太清一篇為廢后而作玩詩意當是

開元十三年乙丑

太白出遊襄漢南泛洞庭東至金陵揚州更客汝海還憩雲夢故相許圉師家以孫女妻之遂留安陸者十年以上遊歷之處畧見上安州李長史裴長史二書中其歲月皆無可考而娶於許氏約許當在是年之後故并敘於此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登峨嵋山詩登錦城散花樓詩在蜀所作者皆是年以前詩

開元十四年丙寅

開元十五年丁卯

開元十六年戊辰

開元十七年己巳

開元十八年庚午

太白年三十上韓荆州書云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

上安州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常横經枕籍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

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按太白送從姪耑遊廬山序云余少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是太白寓居安陸蓋十年也合之此書觀之約其旅遊安陸娶於許氏當在開元十三年之後太白於時年二十六七矣踰三年年始三十有上裴長史書有憩跡於此至移三霜之語則開元十八年也又踰四年年三十五則開元二十三年計此十年間正是其酒隱安陸之十年自是而出遊太原轉之齊魯矣其蒼梧洞庭溟海維揚金陵鄂城之遊皆在二十六七以前此皆參互可考者曾子固序曰白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畱雲夢者三年三年字尚欠精審曩

昔東遊維揚不踰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伏屍慟哭若喪天倫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寢興攜持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又曰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

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故

交元丹親接斯議

有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詩詩有雲卧三十年好

閒復愛仙之句雖未必即是三十歲所作亦其上下數年間詩也舊譜列是詩於戊午年下蓋既以聖歷二年為太白始生之歲又誤以三十為二十耳考其時太白尚未出蜀又舊譜以門有車馬客行及荅湖州迦葉司馬詩皆列於三十歲之下按門有車馬客詩曰嘆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此嘆其客遊之久非紀其始壯之年覩下文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之句應是禄山殘破兩京之後所作荅湖州迦葉司馬詩云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恐是長安遇賀監以後之作故有謫

仙人之稱其曰三十春者是言放浪酒中約三十年非謂是時年甫及三十也茲皆不采

安州應城玉女湯詩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乂詩　代壽山荅孟少府移文書　秋夜於安府送孟贊府還都序　上安州李長史書　上安州裴長史書　皆在安陸十年中之作。

開元十九年辛未

開元二十年壬申

有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詩是年正月以禮部尚書信安郡王禕

為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將兵擊奚契丹三月信安郡王禕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奚契丹於幽州之北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按太白與韓荆州書有三十成文章語此書當是庚午以後甲戌以前四年中之作唐書韓朝宗傳朝宗累遷荆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其為荆州長史在是年以前

其憶襄陽舊遊贈濟陰馬少府詩曰昔為大堤客

曾上山公樓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魏顥作公集序云長揖韓荆州荆州延飲白誤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荆州大悅皆是時事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太白遊太原有秋日於太原南柵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是年太白遊太原因南柵餞飲一序知之舊唐書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加至九推而止卿以下終其畆大赦天下在京文武官及朝集採訪使三品以上加一爵四品以下加一階外官賜勳一轉其才有霸王之畧學究天人之際

及堪將帥牧宰者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各舉一人致仕官量與改職依前致仕賜酺三日此文所云今春皇帝有事千畝湛恩八埏大搜羣材以緝邦政王公以令宰見舉貫公以王霸聲聞正其事也又開元十九年春正月丙子帝親耕於興慶宮龍池此乃帝欲知稼穡之事故習為之雖曰親耕與籍田大禮不同無恩典逮下與此文所言不合故訂其的為是年之作

識郭子儀於行伍中言於主帥脫其刑責與譙郡元參軍攜妓遊晉祠浮舟弄水見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皆是時事已而去之齊魯寓家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會徂徠山酣飲縱酒號竹溪六逸遊齊魯歲月不

可詳考並附於此

有五月東魯行荅汶上翁詩曰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舉鞭訪前途獲笑汶上翁是初遊魯地之作又有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詩是酣飲竹溪時之作

附考是年司馬子微化形於天台劉大彬茅山志司馬子微於開元乙亥歲六月十八日蛻形於天台 按太白大鵬賦序云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

極之表因着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未詳作於何年舊譜列於開元十年之下未知何據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附考 是年潤州刺史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洲浦太白有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詩曰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正

指其事乃是年以後之作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太白年四十

附考是年孟浩然卒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曰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陽時浩然疾疹發背且愈相得甚歡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於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　太白有贈孟浩然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春日歸山寄孟浩然詩皆是年以前之作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天寶元年壬午

時太白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會筠以召赴闕薦之於朝元宗乃下詔徵之太白至京師與太子賔客賀知章遇於紫極宫一見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因解金龜換酒為樂言於元宗名見金鑾殿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辯若懸河筆不停綴又上宣唐鴻猷一篇帝嘉之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羮以飯之謂

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得此命供奉翰林專掌密命　本事詩曰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按太白出蜀之後歷遊吳楚齊魯多涉年所而後入京謂自蜀至京師誤也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或言是烏夜啼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摭言曰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

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魏顥序曰白久居峨眉與丹丘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按李陽冰及樂史序皆言天寶中名入翰林劉全白碣記范傳正新墓碑云天寶初太白代宗中丞作自薦表亦曰天寶初五府交辟不求聞達亦由子真谷口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之召入禁掖既潤色於鴻業亦間草於王言雍容揄揚特見褒賞考其時當在天寶元二年間蓋太白為知章所薦而知章之辭職在天寶二年之十二月其祖餞出京在三年之正月則太白之因其薦而入朝及為飲中八仙之遊在二年十二月以前不居然可知乎又按太白之名見舊唐書以為吳筠薦之新唐書以為賀知章言之新書蓋本之樂史別集序考太白有別内赴徵三首則其西入京師乃應詔而至非浪遊也疑當時吳筠薦之於先賀知章復言之於後在元

宗於翁之薦視太白不過與豫薦諸人一例等視而已及得知章之稱譽而後以奇才相待異禮有加世但知有賀之薦而不知有吳之薦殆未稽之於舊史耳至魏顥序謂丹丘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持盈法師謂玉真公主也太白有玉真公主别館苦雨詩想其才名炫燿竦動一時公主亦欲識其人而揚聲於人主之前亦理之所有者乎

有遊太山詩古本題下有註云天寶元年四月從故御史上太山則其時在魯而不在會稽並未嘗入京可知也但未知遊泰山之後方入會稽抑入會稽在遊太山之先皆不可考第一首云四月上太山石平御道開第五首云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想其時在四月五月之交矣

別内赴徵詩

附考按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始立崇元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天寶元年二月號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元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太白有送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詩中有炎炎四真人句應為是時以後之作

附考是年改鄆州平陸縣為中都縣析涇縣南陵秋浦三縣置青陽縣白有別中都明府兄詩訓中都

小吏攜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詩改九子山為九華山與高霽韋權輿聯句詩又有望九華山贈青陽韋仲堪詩皆是時以後所作

附考是年胡紫陽卒據紫陽碑文紫陽之卒在天寶元年其葬以十月望後白

有題紫陽先生壁詩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皆是年以前之作其

漢東紫陽先生碑銘是年以後所作

天寶二年癸未

公在長安與賀知章汝陽王璡崔宗之裴周南為酒中八仙之遊李陽冰集序云害能成謗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擬此則八仙之遊乃被譏以後事賀監以天寶三載正月歸越時公作詩送之則其酣飲同遊正在元二年間豈供奉無多日即遭譏毀賀監未去之前已不能安其身歟八仙之名李序舉其二曰賀知章崔宗之與太白而三范碑舉其四曰賀知章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與太白而五新唐書本傳云白與知章李适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蓋據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而記之耳錢牧齋譏其既云天寶初供奉又云與蘇晉同遊為自相矛盾蓋蘇晉以開元二十二年先卒見舊唐書而謂於天寶初與李白同遊恐其誤

也然子美與太白同時徧舉其人自必不妄或者天寶初蘇晉尚存舊書二十二年之下卒字之上尚有缺文遂致謬誤亦未可知其裴周南一人不入杜詩所詠之數意者如今時文酒之會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則以一人補之以致姓名流傳參差不一其以此歟

天寶三載甲申 五月改年為載

太白在翰林代草王言然性嗜酒多沉飲有時召令撰述方在醉中不可待左右以水沃面稍解即令秉筆頃之而成帝甚才之數侍宴飲因沉醉引足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因摘其詩句以激太真妃帝三

欲官白妃輒沮之又為張垍讒譖公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乃賜金放歸 本事詩云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元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徒以聲伎為娛儻時得逸才詞人咏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

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畧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跱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絶出入宫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　松窓録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

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子弟
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
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
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
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
筆賦之其辭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瑶臺月下逢一枝紅艶露凝
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

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欄杆龜年遽以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瓈七寶盞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龜年常語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

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比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妃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松窗錄唐韋叡撰今亡此則自太平廣記中錄出樂史別集序中所載蓋本之此書 摭言云開元當是天寶之誤中李翰林白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今本摭言缺此一則太平廣記中引之按所謂草白蓮花開序疑即范墓

碑所云泛白蓮池序也所謂宮詞十首疑即本事詩所云宮中行樂詞五言律十首也蓋皆得之傳聞故其說不無少異今宮詞僅存八首白蓮序已亡鍾泰華文苑四史云唐書曰元宗召李白草白蓮辭使太真捧硯力士脫靴今唐書無此文恐出自稗官小說鍾蓋誤引耳　魏顥集序云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為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諸書皆言太白以醉中應詔而作詩文宮中行樂詞多言中春之景沉香亭賦清平調位牡丹繁開則春暮矣泛白蓮池又夏中事出師詔不詳何時大抵各舉其所聞之一事而言致有不同非傳聞之錯互也杜子美詩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想其扶醉而見天子固不止偶然一次矣　唐國史補

云李白在翰林多沉飲元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令高力士脫靴上令小閹排出之舊唐書白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矣　酉陽雜俎云李白名播海内元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　李陽冰集序云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疎

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咏歌之際屢稱東山天
子知其不可畱乃賜金歸之按李陽冰魏顥皆嘗與太白進處二序所紀出
處較之他文定為真確可信陽冰所謂醜正同列害
能成謗顥序所謂以張垍讒逐劉全白翰林學士李
君碣記亦曰為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三書大約相
同而新舊史皆不載知其踈畧矣野客叢書曰李白
事所説不一魏顥作文集序曰上皇豫遊召白白時
為貴朋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
書舍人以張垍讒逐遊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
樂史作別集序則又云上與太真在沉香亭賞木芍
藥令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白宿
酲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靴之恨譖白於妃
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為妃沮劉全白作碣記曰天寶
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

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為同列者所謗詛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名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荅蕃書元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元宗甚愛其材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材數宴飲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數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由高力士之譖然其為人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又

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疑其醉中曾泄漏禁中事機戒者云云明皇因是疏之

計太白在長安不過三年所賦諸詩其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詩灞陵行送別詩送程劉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詩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詩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詩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詩登太白峰詩杜陵絕句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詩怨歌行註云長安見內人出嫁友人令予代為之

皆在長安中之作先後不可考其侍從宜春苑奉
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宮中行樂詞
清平調詞送賀監歸四明應制詩送賀賓客歸越
詩舊唐書天寶二年十二月乙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為道士還鄉三載正月庚子遣左右相以下祖别賀知章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太白二詩一乃應制一私自送行而作者也其對酒憶賀監二首又重憶一首皆知章没後之作朝下過盧郎中叙舊遊詩金
門荅蘇秀才詩侍從遊宿温泉宮詩駕去温泉宮
後贈楊山人詩温泉侍從歸逢故人詩同王昌齡

送族弟襄歸桂陽詩 詩曰秦地見碧草楚謠對金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

予欲羅浮隱猶懷明主恩躊躇紫宮戀孤負滄洲言知此詩在翰林時之作其間王昌齡左遷龍標遠有此寄詩則在是時以後至德以前

皆供奉翰林時所作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院內諸學士詩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詩 詩曰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沒鳥雀喧舉手指飛鴻此情難具論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應是被讒而去志已決之語

乃遭讒之後所作

還山留別金門知己詩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

詠壁上鸚鵡詩將去長安時所作

玉壺詠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

走筆贈獨孤駙馬詩是時僕在金門裏待詔公車謁天子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己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翰林秉筆迴英盼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着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牀綺食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此時行樂難再遇西

遊因獻長楊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詩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

留別廣陵諸公詩

中迴日月顧揮翰凌雲烟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墜天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詩

小子謝麟閣雁行忝肩隨

別韋少府詩

西出蒼龍門南登白鹿原欲尋商山皓猶戀漢皇恩

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詩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日憶明光宮

送楊燕之東魯詩

我固侯門士謬登聖王楚一辭金華殿蹭蹬長江邊

送岑徵君歸鳴皐山詩

余亦謝明主今稱偃塞臣

酬張卿夜宿南陵見贈詩

我昔辭林丘雲龍忽相見客星動太微朝

去洛陽殿

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詩輕塵集嵩岳虛點盛明意謬揮紫泥詔獻納青雲際讒惑英主心恩疎佞臣計傍徨庭闕下嘆息光陰逝未作仲宣詩先流賈生涕挂帆秋江上不為雲羅制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詩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敕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不復返總為秋風摧紫蘭角巾東出商山道採秀行歌咏芝草

秋夜獨坐懷故山詩天書訪江海雲卧起咸京入侍瑤池宴出陪玉輦行誇胡新賦作諫獵短書成拙薄遂疎絕歸閒事耦耕

皆去朝以後之作

於是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

道錄於齊州紫極宮自是浮遊四方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南遊淮泗再入會稽而家寓魯中故時往來齊魯間前後十年中惟遊梁宋最久此自天寶三載以後至十三載以前十年中遊歷久暫約畧可考者也并錄於此太白贈蔡舍人詩曰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以此知其遊梁最久其梁園吟曰我浮黃河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是去長安之後即為梁宋之遊也魏顥訓白詩曰去秋忽乘興命駕來東土謫仙遊梁園愛子在鄒魯兩處不一見拂衣向江東考是詩為天寶十四年所作而言去秋則十三載之秋也自天寶三載至十三載中間十年客遊梁宋之間而家在東魯往來其地有時北抵趙魏燕晉西

涉邠岐歷商於到洛陽皆未嘗久羈而一過再過盤桓稅駕多歷歲時則惟梁地為然故其自言寓遊之地不舉其他而數稱梁園良有以也

有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籙畢歸北海詩留別西河劉少府詩太白在開元時嘗遊晉矣於太原南柵餞飲一序見之天寶改元以後復遊晉地於雷別西河劉少府一詩見之所謂秋髮已種種所為竟無成知非壯年時語又有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白衣千萬乘何事去天庭是不得於朝而去後之作也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沉之秦詩有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曽經為近臣又曰屈平顦顇滞江潭亭伯流離竄遼海知是去朝後復歸東魯之作

送族弟單父主簿

凝攝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橋却回棲霞山畱飲贈

詩送族弟凝至晏堌詩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

詩數詩之作大抵皆在此十年中

附考 新唐書杜甫傳曰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

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

莫測也子美遣懷詩云昔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

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覩平

蕪又昔遊詩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

碣石萬里風雲來白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詩沙丘城下寄杜甫詩皆在是時按杜子美寄太白二十韻詩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是其結交歡好之日在太白賜金放歸之後子美未獻三大禮賦以前乃天寶三載至十載間事其與高達夫詩酒倡和為單父吹臺之遊正其時也

附考是年三月改天下諸郡玄元廟為紫極宮白有尋陽紫極宮感秋詩是時以後之作　是年改邠州為新平郡白有豳歌行上新平長史粲詩登新平樓詩贈新平少年詩皆是時以後之作

天寶四載乙酉

天寶五載丙戌

附考 是年五月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戶部尚書十月改臨淄郡為濟南郡白有荅杜秀才五松山見贈詩 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屣迎飛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迴恩榮 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詩皆是時以後所作

天寶六載丁亥

附考 是年正月杖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

復白有上李邕詩係少年時作有題江夏修靜寺詩蓋傷邕也係是時以後之作

天寶七載戊子

天寶八載已丑

有虞城令李公去思碑頌舊譜列是年於天寶四載下按其文曰天寶四載拜虞城令此紀其受職之年非紀其去官之日其下又云陽無驕僭四載有年則李公在虞四年而後去去思碑頌應作於是年矣其對雪獻從兄虞城宰詩亦是此四年中所作

崇明寺佛頂尊勝陁羅尼幢頌文中言律師道宗以天寶八載五月一日示滅云云

詳其上下文義頌之作也亦當在是年間

附考是年六月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白有荅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詩云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又云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知為是時以後之作

天寶九載庚寅

太白年五十

天寶十載辛卯

有羽檄如流星詩是年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伐雲南戰於西洱河敗績士卒死者六萬人楊國忠大募兩京及河南兵以伐雲南詩曰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云云知此詩為是時之作

比干碑文曰天寶十載余尉於衛拜首祠堂云云是代衛縣尉李翰作者然此文似非白筆

天寶十一載壬辰

附考是年四月御史大夫王鉷賜死禮部員外郎崔國輔以鉷近親貶竟陵郡司馬白有送崔度還吳

度故人禮部員外國輔之子云云乃是年以後之作

天寶十二載癸巳

有書情贈蔡舍人詩 詩曰遭逢明聖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寃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是作詩時太白已去朝十年矣故定為是時之作下二首仝

贈崔司户文昆季詩 詩云惟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布衣侍彤墀宻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

留別曹南羣官之江南詩 詩曰時來不關人談笑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十年罷西笑攬鏡如

秋霜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詩按獨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出車桐門將駕於曹送子何所平臺之隅合上一詩觀之則公之行蹤由梁園而曹南由曹南旋反遂往宣城然後遊歷江南各處爾後往來宣城不止一次而其始遊則自玆時始矣

天寶十三載甲午

太白遊廣陵與魏萬相遇遂同舟入秦淮上金陵與萬相别復往來宣城諸處按魏顥集序曰解攜明年四海大盜據此推之則相遇之時乃天寶十三載也又序曰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太白送萬詩序曰於廣陵相見萬

訓太白詩曰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惕然意不盡更逐西南去同舟入秦淮建業龍蟠處故知其相遇於廣陵又同舟自秦淮而上金陵也太白詩曰五月造我語知非佁儗人是其相處之久自春徂夏凡數月皆可考而知也

魏顥序云顥始名萬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醞籍顥平生自負人或為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為集

有送王屋山人魏萬詩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

侍御詩宣城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詩玩詩意宇文乃天寶中為宣城太守而非至德以後始官其地者也據趙公西候新亭頌天寶十四載趙悅來為宣城守則宇文之守宣城在其前可意度也崔四侍御未詳其名太白又有酬崔侍御詩云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此是攜監察御史崔成甫未知與此崔四侍御即一人否舊唐書曰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按崔宗之乃崔日用之子唐書但言其襲封齊國公而不紀其官爵崔祐甫作日用集序云嗣子宗之開元中為起居郎再為尚書禮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終於右司郎中其為侍御史

及謫官金陵莫之載也新唐書削去侍御史及謫官等字而但云白浮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似亦知舊史之誤故耳考太白集中有與崔宗之詩三首皆云郎中又叙其同遊南陽之白水過蒲滭上遺孔子琴等事而遊金陵采石事不一及焉恐舊唐書所載者是侍御史崔成甫而誤以為宗之耳

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公宴北湖感古詩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詩　金陵阻風雪書懷寄楊江寧詩　江寧楊利物畫贊

太白贈魏萬詩曰吾友楊子雲絃歌播清芬雖為江寧宰好與山公羣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君蓋謂江寧宰楊利物也集中與楊江寧諸詩皆在是時前後之作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詩　與南陵

常贊府遊五松山詩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詩

按是年六月劍南留後李宓率兵伐雲南蠻至西洱河舉軍陷没又闗中自去秋水旱相繼人多乏食詔出太倉米一百萬石賤糶以濟貧民太白詩所謂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秦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盤玉不如一斗粟正言是年事

下二詩亦其時先後之作金陵送權十一序序言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又言我君六葉繼聖熙乎玄風三清垂拱穆然紫極是固天寶中既見賀監之後而幽燕未亂以前之作也考其送别之地在金陵當為是年先後間之作無疑

天寶十四載乙未

太白在宣城

有贈宣城趙太守悅詩為趙宣城與楊右相書趙公西候新亭頌文曰惟十有四年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慎擇明牧恤南方凋枯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於宛陵又具載一時僚佐長史齊光乂司馬武幼成錄事參軍吳鎮宣城令崔欽之名於下知太白與諸公遊處皆在是時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羣賢宴姑熟亭序宣城吳錄事畫贊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即天寶十五載也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始改元至德

太白自宣城之溧陽又之剡中遂入廬山永王璘為

江陵府都督充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重其才名辟爲府僚佐及璘擅引舟師東下脅以偕行舊唐書元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與太白詩文所自序者不同且永王官爵與其本傳所載亦異

有春於姑熟送趙四流炎方序據文中所謂自吳瞻春日見喜氣上當攙玉弩摧狼狐洗清天地雷雨必作則禄山既反之後元宗未幸蜀以前所作也又有少府以黃綬作尉泥蟠當塗之語集中有當塗趙少府炎粉圖山水歌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詩寄當塗趙少府炎詩皆是時以前之作

贈武十七諤詩序曰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聞中原作難

西來訪予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詩曰狄犬吠東洛天津成塞垣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是此詩為東京陷後所作

猛虎行

詩曰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鼇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皆指是時事註見本詩註中又有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及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向是知太白避宣城之溧陽而是詩之作在三月時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詩

太白又有江上答崔宣城詩曰太華三芙蓉明星玉女峰尋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當是前此之作疑另是一崔宣城

為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

通鑑天寶十五載二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

使三月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表所謂才缺總戎謬當强冠是也五月徵吳王祇為太僕卿表所謂愍臣不逮賜臣生全是也其曰伏蒙聖恩追赴行在又曰重整乾綱再清國步則作表之時當在元宗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之後矣疑吳王是時迂道入吳將由水路上泝荆襄轉趨商洛以至靈武表中所謂大舉天兵掃除戎羯所在郵驛徵發交馳臣遂便水行難於陸進是也太白於時相遇為之代作此表歟集中又有上吳王詩三首同吳王送杜秀才入京詩皆是時以前之作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詩 詩曰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此正兩京陷沒之後將避地廬山時之作

與賈少公書 書有中原横潰及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嚴期逼迫等語擬其作應在是時且疑是應永王辟命

時之作門有車馬客行詩有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太運且如此蒼穹寧非仁

亦是兩京陷後之作

至德二載丁酉

二月永王璘兵敗太白亡走彭澤坐繫尋陽獄按通鑑及

新舊唐書永王璘元宗第十六子也天寶十五載六月元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為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七月璘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名募士將得數萬人以薛鏐李臺卿韋子春劉巨鱗蔡駉為謀主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所在山委恣情破用肅宗聞之詔璘還覲上皇於蜀璘不從命璘生長深宮未更人事自視富强其子襄成王偒勇而有力握兵權

為左右眩惑遂謀狂悖勸璘取金陵以季廣琛渾惟明高仙竒馮季康為將甲士五千人十二月擅引舟師東下遣渾惟明向吳郡襲採訪使李希言季廣琛趨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來拒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並降於璘江淮震動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騎百八十人進屯揚子成式遣判官裴戎以廣陵步卒三千拒於伊婁埭廣張旗幟大閲士卒於江津璘與瑒登埤望之有懼色季廣琛知事不集與渾惟明馮季康謀各率衆亡走是夜銑陳江北夜然束葦人執二炬以疑之影亂水中覘者以倍告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携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覺其紿復入城具舟楫使瑒驅衆趨晉陵江北之兵齊進至新豐璘使瑒與仙竒逆擊之銑張左右翼搏戰射瑒中肩軍遂敗璘奔鄱陽將南走嶺外江西採訪使皇甫

侁遣兵追及之戰大庾嶺璘中矢被執潛殺之於傳舍傷爲亂兵所害薛鏐等皆伏誅永王璘弄兵之始末如此太白入其幕中世頗非之然考天寶末年宗室諸王若吴王祇虢王巨皆受命將兵文人才士豈無入其幕者太白之受辟於永王璘何以異是後之擅領舟師東下命將交兵其始豈遽料其至此乎新唐書載季廣琛謂諸將之言曰吾與公等從王豈欲反耶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鋭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後世何太白初見要亦類此太白本傳謂永王璘辟白爲府僚佐及璘起兵白逃還彭澤是廣琛奔走廣陵之日即太白逃亡彭澤之日也乃廣琛以擁衆歸降位至節度太白以隻身逃遁不免竄流固遇之幸不幸也夫觀其爲宋中丞自薦表曰屬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其憶舊遊書懷詩云僕卧香爐頂飡霞嗽瑶泉

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責夜郎天其自序固甚明也蘇東坡謂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以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太白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蔡寬夫謂太白豈從人為亂者蓋其學本出縱横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之時欲藉之以立功名耳大抵才高意廣如李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頴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

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為之推覆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并上書薦白才可用不報

新唐書本傳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

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曾南豐集序云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明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新書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琦按太白所作為宋中丞自薦表云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聞是尋陽下獄而宋若思釋之正坐永王璘事也新唐書以一事分為二事殊謬

有永王東巡歌 按舊唐書至德元載十二月甲辰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領舟師下廣陵新唐書元宗本紀亦以璘反為十二月甲辰事肅宗本紀又以璘反為十月事陷鄱陽郡為

二載正月事與此詩所謂永王正月東出師者殊異恐正字有誤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詩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詩奔亡道中詩南奔書懷詩送張秀才謁高中丞詩序曰余時繫尋陽獄中尋陽非所寄内詩萬憤詞投魏郎中上崔相百憂章獄中上崔相渙詩雜言用投丹陽知巳兼奉宣慰判官詩按渙以至德元載十一月為江南宣慰大使次年八月罷為左散騎常侍餘杭太守數詩皆其未罷使以前之作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詩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詩　為宋中丞祭九江文

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為宋中丞自薦表　武昌懷古有天河落曉霜句乃暮秋時作是年九月癸卯廣平王復西京十月壬子廣平王復東京請都金陵表當是未聞西京剋復捷音以前之作

贈張相鎬詩　通鑑至德二載八月以張鎬為河南節度採訪等使都督淮南諸軍事二詩之作在是月之後詩曰臥病古松滋蒼山空四隣則其時以病暫寓宿松又不在宋中丞幕矣集中又有贈閭丘宿松贈閭丘處士二詩疑皆是時所作

上皇西巡南京歌　上皇以十二月丙午歸長安戊午改蜀郡為南京詩有上皇歸馬若雲屯及南京還有散花樓之句蓋是上皇既歸之後所作

附考是年正月乙卯安禄山為其子慶緒所殺酉陽雜俎云禄山反太白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禄山死太白入月按新舊唐書俱無太白入月事其説恐誤　舊唐書至德二年九月改宣州綏安縣為廣德縣以縣界廣徳故城為名白有送韓侍御之廣德詩為是年以後之作太白有至陵陽山登天柱石訓韓侍御見招隱黄山詩云天子昔避狄輿君亦乘驄擁兵五陵下長策遏胡戎時泰解繡衣脱身若飛蓬亦是此時所作　是年以潤州之江寧縣置昇州至

上元二年乃廢白有贈昇州王使君忠臣詩是四年中之作　是年十二月改西京為中京白有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詩乃自後五年中之作舊譜列於開元六年誤

乾元元年戊戌即至德三年也二月改乾元復以載為年

終以永王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

樂史別集序云白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中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

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新唐書本傳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有流夜郎於烏江𨚗別宗十六璟詩流夜郎贈辛判官詩贈劉都使詩有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句贈易秀才詩有竄逐我因誰句贈別鄭判官詩有竄逐無復哀慚君問寒灰句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詩流夜郎永華寺寄尋陽羣官詩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詩流夜郎至江夏

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詩張相公出鎮荆州尋除太子詹事予時流夜郎行至江夏與張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車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予詩予荅以此詩 按張鎬為太子賓客新舊唐書皆不載年月獨孤及所作洪州刺史張公鎬遺愛頌曰拜公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元良肇建上曰時若余樂正父師之職汝作賓客平調護太子嘉言惟允於是授太子賓客則似在乾元二年中也考舊唐書云乾元元年五月戊子以河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為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本州防禦使庚寅立成王俶為皇太子則二事相去不過二日獨孤及所云明年元良肇建者

誤也若云張公之為太子賓客在明年則可然與此題所云尋除者又不合其云詹事或傳聞之誤或先除詹事後除賓客亦未可知

鸚鵡洲詩　詩有遷客此時徒極目句是流夜郎至江夏時之作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　序云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

寄王漢陽詩　詩云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蓋泛郎官湖以後之作

醉題王漢陽廳詩　詩有我似鷓鴣鳥南遷嬾北飛句謂遷夜郎也三詩實一時之作

放後遇恩不霑詩　流夜郎聞酺不與詩　題葵葉詩　上三峽詩

附考 是年六月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時郤昂亦自拾遺貶清化尉二人意氣友善時賦詩高會見羊士諤詩集公有送郤昂謫巴州詩亦是此時所作

乾元二年已亥

未至夜郎遇赦得釋 按唐書本紀乾元元年二月丁未以改元大赦四月乙卯以有事南郊大赦十月甲辰以冊立太子大赦二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公之遇赦當在此數月中 還憩江夏岳陽復如尋陽

有南流夜郎寄內詩 詩有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句蓋是三月中

作留別賈舍人至詩有君為長沙客我獨之夜郎句是未遇赦以前之作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詩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詩有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回句天長節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鄂州刺史韋公即江夏韋太守良宰也詩與文俱一時之作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詩詩有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句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上吹笛詩江夏贈韋南陵冰詩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贈韋南陵詩有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

客帶寒霜句是遇赦以後之作又曰賴遇南平豁方寸況蕪夫子持清論則知與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皆一時所作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詩考肅宗時尚書而顏姓者惟魯公一人則所尋之顏尚書必魯公也按唐書乾元元年顏真卿由工部尚書出為饒州刺史二年六月由饒州刺史為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此詩應在是時前後之作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詩有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勅放巫山陽句早春寄王漢陽詩望漢陽柳色寄王宰詩陪族叔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詩李曄之貶在乾元二年四月則公與曄遊飲應在是年之秋而與賈至作詩贈

答亦在此時矣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後詩巴陵贈賈舍人詩與賈舍人於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㴩湖詩江夏送倩公歸漢東詩詩序有聖朝巳舍季布當徵賈生語是遇赦以後之作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註云時賊逼華容縣通鑑乾元二年八月康楚元張嘉延據襄州作亂楚元自稱南楚霸王九月張嘉延襲破荆州有衆萬餘人商州刺史韋倫起兵討之十一月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衆潰散荆襄皆平此詩與下二首皆是年之作

司馬將軍歌有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句當是荆州陷後之作荆州賊平

臨洞庭言懷作

唐詩紀事曰韋渠牟韋述之從子也少警悟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㩁載之敘其文曰初君年十一嘗賦銅雀臺絶句右拾遺李白見而大駭因授以古樂府之學按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以貞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逆數其十一歲見太白時在乾元二年中

上元元年庚子

太白年六十

有江上贈竇長史詩有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句應在是時作

運速天地閉一首　詩有胡風結飛霜六龍頹西荒句謂禄山背畔元宗西狩也有鴛鶵非越鳥何為眷南翔句謂南遷夜郎也有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句按唐書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見於東方凡五旬餘閏四月辛酉朔有彗星出於西方至五月乃滅正是時事此詩為是年之作

上元二年辛丑　是年九月制去上元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

太白遊金陵又往來宣城歷陽二郡間

有餞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　通鑑上元二年七月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為浙西節度副使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領二城而居盱眙文有社稷雖

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等語知是十月以前之作

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詩 通鑑上元二年五月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荊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是其事也詩中有舊國見秋月長江流寒聲之句乃是是年秋中之作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詩 舊唐書上元二年正月辛卯温州刺史季廣琛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詩中所謂秉鉞有季公凜然負英姿正指季廣琛也所謂統兵捍吳越豺虎不敢窺指劉展餘黨張景超孫待封占據蘇湖將犯抗州之事所謂大勲竟莫敘已過秋風吹是送餞之時約在冬

時矣

寶應元年壬寅（是年四月甲子改元寶應復以正月為歲首已巳代宗即位）時李陽冰為當塗令太白往依之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二（曾南豐序作六十四以其序之本文考之既以乾元之前一年參謀宋若思軍事時謂白年五十有七合之寶應元年病卒之歲正是六十二耳其曰四者恐是書寫之訛）范傳正新墓碑曰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　李華墓誌云年六十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集中作臨路歌）劉全白碣記云偶遊

至此遂以疾終代宗即位廣拔淹滯時君亦拜拾遺

聞命之後君亦逝矣

傳疑 摭言曰李白著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容齋隨筆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志

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葢與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二老堂雜志曰世傳太白因醉溺江故有捉月臺梅聖俞詩云采石月下逢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葢信此而為之說也舊唐書本傳云白以飲酒過度死於宣城新唐書云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而卒陽冰之序白集亦謂白疾亟枕上授簡俾予為集序初無

捉月之說豈古不弔溺故史氏為白諱耶抑小說多妄而詩人好奇姑假以發新意耶方輿勝覽白李白初葬采石後遷青山去舊墳九里按李陽冰草堂集序劉全白作墓碣皆謂以疾終五侯鯖録載太白過采石酒狂捉月恐好事者為之于一録杜子美之没旅殯岳陽四十餘年乃克襄事於首陽元微之之誌詳矣李太白卒於當塗以集託族叔邑令陽冰陽冰之序明矣而稗家之說乃云皆以溺死二公生同聲而没亦同毀豈相嫉者流言而志奇者不察耶

有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詩云小子别金陵來自白下亭知太白自金陵

往當塗也又云彈鋏歌苦寒嚴風起前楹月銜天門曉霜落牛渚清則其時為秋冬之交也是非辛丑即壬寅二年中之作

當塗李宰君畫贊

贊有縉雲飛聲當塗政成之句則所贊者為陽冰無疑集中又有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詩又有化城寺大鐘銘詩稱升公湖山秀傑然有辯才濟人不利已立俗無嫌猜云云銘序稱寺主朝昇英骨秀氣虛懷忘情潔已利物云云是朝昇升公本一人而詩與銘之作大約相去不遠也銘序稱當塗邑宰李公以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于天天寶之初鳴琴此邦其時代履歷與陽冰不類則所謂族叔當塗宰者乃另是一人在天寶中來為邑令者非上元後作當塗宰之李陽冰也

翰林李太白年譜一帙宋薛仲邕所編集也薛關中人宋紹興間為右奉議郎薛以呂大防為杜詩年譜韓柳二公亦有年譜而太白之集無之因采唐史及李陽冰曾鞏諸序參校詩文而為此惜其疎畧又不無牴牾余嘗參伍諸詩而補訂其先後太白生於蜀中出蜀之後不復旋返凡蜀地諸作皆少作也中年遊京師出京之後不復再入凡秦地諸作皆天寶初年中作也未至京師之前寓家東魯而往來於燕晉梁宋吳越諸州郡洎去京師之後至

天寶之末猶寓家東魯復往來燕晉梁宋吳越諸州郡故凡燕晉梁宋吳越之詩有作自開元中者有作自天寶中者至德以後不復再至中原所經歷者岳陽江夏金陵宣城諸處而已雖開元中亦嘗遊歷其地然其詩要作於至德後為多以此應證諸譜分別疑似或刪或補雖不能廣引旁羅年經月緯悉以詩肇分隸其間然依此考之若者作於開元時若者作於天寶中若者作於至德以後洎寶應初年亦約畧可定矣太白事跡多無實在年月

可考因朝廷一二巨事及同時諸人列傳詩文中相闗合者參互考訂稍可分屬故雖以詩文分繫某年之下多云其時者謂在是年先後之間其尤難分屬者則云是時以前是時以後惟是居今考古與太白相去千有餘歲典籍之散亡金石之磨滅遺文舊跡日就湮銷而不可復見較之薛氏之世葢又倍焉薛不能廣輯於前而思欲拾遺補闕於後自知其拙矣況集中亥魯豕魚之字錯謬實多或雜以他人之作未能別其真贗證之史書年月尚多參錯不一其雜家記錄聞見異辭寧遂足為文獻之徵乎今採其一說而依

以為據雖云增益較昔為多安知其舛謬較昔不又多耶至於傳聞之異辭者謂太白生於昌明之清廉鄉讀書於大匡山而其死也由捉月於采石之數事昔人多以為不足信然在唐時已傳說如此而圖經地誌且引為故實名公才士亦往往見於詩文故附錄之而并載昔人之辯論於其下若其出自唐以後之書本之委巷流傳而依附擬擬尤不可凴槩不採輯非不知多文以為富也闕其疑正以見所存者之可信焉耳

曰吾見仙格以吾少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如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追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天授二年改謚曰昇元先生潘師正趙州贊皇人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高宗幸東都因名見焉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謚曰體元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温人少好學薄於為吏遂為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卒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壇中湧出上連於天而師容色如生元宗深嘆異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號貞一先生顏真卿元靜先生李君碑先生姓李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提孩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開元十七年從司馬鍊師于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覈古今該明奧旨元宗知先生徧得子微之道乃詔先生

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歸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寳四載冬乃命中官賫璽書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元宗知不可强而止先生常以茅山靈蹟蕪將墜真經秘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觀以宅之仍賜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爐一具御製詩及序以餞之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真經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於隱居凡五葉矣皆總襲妙門大正真法於神農之里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稟訓門下者三千餘人鄰境牧守移風問道忽遇先生之宴坐缺五字隱几雁行而前爲時見重多此類也路史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賴山

荆州記云江夏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也井在山北重塹周之廣一頃一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北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冢宇記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揆今惟存一穴大木旁蔭人即其處為神農社年常祀之亦引荆州記所言厲鄉村厲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即荆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石穴也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名山洞天福地記南岳衡山周迴七百里名朱陵之天在衡州衡山縣白水即白河也一名清水在南陽府詳七卷註宴坐靜坐也見二十三卷註埤雅雁行斜步側身故莊子謂士成綺雁行避影而問老子

天寶初威儀元丹丘道門龍鳳厚禮致屈傳籙於嵩山東京大唐缺二字宮三請固辭偃臥未幾而詔書下責不得已而行入宮

一革軌儀大變都邑然海鳥愁臧文之享猿狙裂周公之衣志往跡留稱疾辭帝尅期離闕臨别自祭其文曰神將厭予予非厭世乃顧命廷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歸骨舊土王公卿士送及龍門入葉縣次王喬之祠目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輕空衣及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花郊迎舉郭雷動缺四字開顔如生觀者曰萬羣議駭俗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於郭東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海鳥見大鵬賦註莊子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